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綱目沿史舊文於是年正月即分注義寧二年蓋二史特以義寧已奉煬帝為太上皇故用義寧非大業年號耳若綱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七千五百二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九

隋煬帝

戊寅大業十四年恭帝侑義寧二年　考是年楚林士弘魏定楊等建元俱已見前恭帝侗唐高祖等建元俱載三月以後茲不具列

春正月唐王淵遣世子建成秦公世民救東都以齊公元吉為太原道行軍元帥

三月宇文化及弒帝于江都立秦王浩

日於義寧之立既斥之於不成君之列於煬帝之弑又並不加以太上皇之稱則安得從繼述之例乎至通鑑於大業十三年正月竟書義寧元年雖疾惡之義究非純繫年例今折衷書法於是年用一歲兩係之例三月以前大書大業十四年而以義

帝至江都荒淫益甚然見天下危亂亦不自安退朝則幅巾短衣徧歷臺閣汲汲顧景惟恐不足常仰視天文謂蕭后曰外間大有人圖儂然且共樂飲耳因引滿沈醉又引鏡自照曰好頭頸誰當斫之后驚問故帝笑曰貴賤苦樂更迭為之亦復何傷見中原已亂無心北歸欲保江東乃命治丹陽宮將徙都之時江都糧盡從駕驍果多闗中人思歸郎將司馬德戡元禮直閣裴虔通等共謀亡去因轉相招引日夜結約郎將趙行樞以告將作少監宇文智及智及大喜曰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

寧二年附注四月以後分注義寧二年而以恭帝侗及唐高祖附從義例庶無矛盾

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之業也德戡等然之行樞因請以智及兄許公化及為主乃悉召驍果諭以所為夜於東城集兵得數萬人德戡使虔通將數百騎入宮屯衛將軍獨孤盛與左右十餘人拒戰而死德戡遂引兵自元武門入宮先是帝選驍健奴數百人置元武門謂之給使以備非常至是化及等結帝所信司宮魏氏使矯詔聽給使出外德戡遂得入帝聞亂易服逃於西閣虔通等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達拔刀直進扶帝下閣勒

兵守之至旦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戰栗不能言既至德戡等迎謁引入朝堂號為丞相虔通逼帝出宫化及見之曰何用持此物出亟還與手言與之毒手而殺之於是引帝還至寢殿虔通等露刃侍立帝嘆曰我何罪至此賊黨馬文舉曰陛下違棄宗廟巡遊不息外勤征討内極奢淫使丁壯盡於矢刃女弱填於溝壑四民喪業盜賊蜂起專任佞諛飾非拒諫何謂無罪帝曰我實負百姓至於爾輩榮禄兼極何乃如是今日之

事孰為首邪德戡曰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數帝罪帝曰卿乃士人何為亦爾德彝赧然而退帝愛子趙王杲年十三在側號慟不已虔通斬之血濺御服欲遂弑帝帝曰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鋒刃取鴆酒来文舉等不許於是令狐行達引帝縊殺之初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隨化及既弑帝欲迎立之衆議不可乃殺之及齊王暕宗戚無少長皆死唯秦王浩素與智及往来得免又殺虞世基裴蘊来護兒等世基弟世南抱世基號泣請以身代化及不許虞世南字伯施化及自稱大丞相總百揆以皇后

令立秦王浩為帝居别宫以兵守之令發詔畫敕而已化及之入朝堂也百官畢賀蘇威亦往給事郎許善心獨不至化及殺之其母范氏年九十二撫柩不哭曰吾有子矣不食而卒唐王之入關也張季珣之弟仲琰為上洛令死之至是仲琰弟琮為千牛左右亦為化及所殺兄弟皆死國難時人惜之唐王聞變慟哭曰吾北面事人失道不能救敢忘哀乎追謚曰煬

宇文化及發江都

化及擁衆十餘萬據有六宫自奉如煬帝以少主浩

付尚書省令衛士守之遣吏取其畫敕百官不復朝

叅下令欲還長安奪人舟楫以行虎賁郎將麥孟才等與折衝郎將沈光謀曰吾儕受先帝厚恩今俛首事讐何面目視息人間光泣曰是所望於將軍也乃與孟才糾合恩舊帥所將數千人將以晨襲化及語洩被殺其麾下皆鬬死無一降者麥孟才鐵杖子沈光字總持吳興人及至彭城司馬德戡與趙行樞等亦謀殺化及事洩化及殺之魏公密兵據

鞏洛以拒化及化及不得西遂引兵入東郡

吳興太守沈法興武康人恪之子起兵據江表十餘郡

法興聞宇文化及弑逆舉兵討之得精兵六萬攻餘

是年三月湣亡矣兩恭帝一出於唐一出於王世充等准以不成君之例雖與漢更始同至唐高祖於五月受禪然其得統於不可同之漢高且煬帝弑而恭帝倜立於東都不可謂非正故

杭本錢塘郡開皇中曰杭州大業初改郡曰餘杭今浙江杭州府是毘陵丹陽注俱見前皆下之據十餘郡

夏四月隋恭帝侑義寧三年恭帝侗皇泰元年唐高祖神堯皇帝李淵武德元年夏王竇建德五鳳元年涼王李軌安樂元年楚王朱粲昌達元年是歲三月隋煬帝七四月後并楚林士弘魏定楊梁梁師都秦梁蕭銑凡十二國隋恭帝侑秦魏亡

唐世子建成趙公世民世民於三月徙封趙等還長安建成世民引兵至東都城中多欲為內應者世民曰吾新定關中根本未固雖得東都不能守也遂不受

別起義例於是年三月前仍大書紀年作隋於夏四月但分注紀年自己卯至癸未始作隋唐按之書法三月前與綱目異前條已著其說四月後與綱目同復揭其義於此

將還世民又曰城中見吾還必來追躡乃設三伏以待之段達等果來追遇伏而敗世民遂置新安宜陽二郡（注見前）分兵守之而還

梁王銑稱皇帝

梁王蕭銑即帝位置百官徙都江陵修復原廟引岑文本（字景仁鄧州棘陽人）為中書侍郎委以機密又使張繡徇嶺南郡縣多降於是東自九江西自三峽南盡交阯北距漢川銑皆有之勝兵四十餘萬

唐王自為相國受禪隋恭仍沿魏晉以來惡道雖極詆歷代之繁文欺罔以九錫歸之有司而其迹究不可掩殘至開變詭哭幾於色取行違矣

五月唐王淵稱皇帝

先是唐王淵自加殊禮劒履上殿贊拜不名王以書諭郡縣於是東至商洛南盡巴蜀郡縣長吏盜賊氐羌皆遣子弟請降已而復為相國總百揆將加九錫王謂僚屬曰此諂諛所為耳孤秉大政而自加九錫可乎必若循魏晉之迹彼皆繁文偽飾欺天罔人孤竊恥之或曰歷代所行亦何可廢王曰堯舜湯武各因其時未聞夏商之末必效唐虞之禪也但改丞相為相國府其九錫殊禮皆歸之有司至是隋帝侑禪位于唐唐王即皇帝位推五運為土德色尚黃廢帝侑為酅國公而選用其宗室詔曰近世以來時運遷革前代親族莫不誅夷興亡之效豈伊人力其隋蔡王智積等子孫并

付所司量
才選用

唐罷郡置州以太守為刺史

隋越王侗稱皇帝

東都留守官聞煬帝凶問奉越王侗即位段達王世
充為納言元文都為内史令共掌朝政

唐定律令置學校

命裴寂劉文靜等修律令行之置國子太學四門生
三百餘員郡縣學亦置生員

蕭瑀從大業之
與奉勅不即宣
行未免踈枉過
正政事隱時稍
益豈能前後適
相照合置事勢
緩急於不問斯
從中阻隔沒後

六月唐以裴寂為右僕射知政事劉文靜為納言竇威蕭瑀為內史令

唐主待裴寂特厚羣臣莫及稱為裴監而不名委蕭瑀以庶政事無大小莫不關掌瑀亦孜孜盡力繩違舉過人皆憚而毀之瑀終不自理唐主嘗有敕瑀不時宣行唐主責之瑀對曰大業之世內史宣敕或前後相違有司不知所從今王業經始事繫安危臣每受一敕必勘審使與前敕不違始敢宣行稽緩之愆寔由于此唐主曰卿用心如此吾復何憂

唐立四親廟

而玩渴廢絕右忠蓋甚且以剞且編修而臣下得採其行止亦逞承令之義明季封叔惡習夫必非溺觸於此也

有唐創業秦王首榮其謀以賢以功並宜纘承大統且爵晉陽

追尊高祖熙曰宣簡公曾祖天錫曰懿王祖虎曰景皇帝廟號太祖考昞曰元皇帝廟號世祖妣皆爲后謚妃竇氏曰穆皇后每歲祀昊天上帝皇地祇神州（鄒衍大九州之一中國在禹秦以後遂為中國之稱）地祇以景帝配感生帝（五帝）（迭王王者之興必感其一是為感生帝說出春秋元命苞 迭王之王去聲）明堂（宗祀也注見前）以元帝配

唐立世子建成為太子世民為秦王元吉為齊王

宗室封王者八人

初起時已而許為太子久矣乃不為宗社綿遠計而用俗儒婦長迂諱轉致骨肉釁生自貽伊戚後世罔知戒鑒如明洪武之不立燕王非蹈覆轍而不悔者乎前因漢惠事為引其端并詳若其萩剟於此

唐以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為陝州總管

時邊要州皆置總管府以統數州之兵

唐以孫伏伽貝州武城人為治書侍御史

萬年縣後周置今日咸寧與長安俱為西安府治法曹孫伏伽上表畧曰隋以惡聞其過亡天下故陛下得之然陛下徒知得之之易而未知隋失之之不難也謂宜易其覆轍務盡下情凡人君言動不可不慎陛下今日即位而明日有獻鷂雛者此乃少年之事豈聖主所須哉又百戲散樂亡國淫聲近太常於民間借婦女裙襦以充妓衣擬五月五日元武門遊戲此亦非所以為子孫法也夫善惡之習漸染易移太子諸王參僚左右宜謹擇其人有門風不睦素無行義專好奢靡以聲色遊獵為事

者皆不可近自古骨肉乖離以至敗亡未有不因左右離間而然也唐主省之大悅下詔褒稱擢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匹仍頒示遠近

魏公密敗宇文化及於黎陽奉表降隋

東都門守文化及西來上下震懼有蓋琮者上疏請說李密與之合勢以拒化及元文都盧楚范陽人以爲然使琮齎敕書賜密化及引兵北趣黎陽李密將徐世勣畏其軍鋒西保倉城化及渡河分兵圍世勣密壁於清淇與化及隔水而語數之曰卿本匈奴皂隸世

亂臣賊子人人
得而誅之宗既
知化及無能為
何不急擊以正
其罪而將以其
舉留待建德耶

受隋恩主上失德不能死諫反行弒逆天地所不容
將欲何之化及默然良久大言曰與爾論相殺事何
須作書語耶乃盛修攻具以逼倉城世勣擊敗之密
畏東都議其後見盖琮至大喜遂上表乞降請滅化
及以贖罪隋主册拜密太尉封魏公俟平化及入朝輔政
元文都等喜於和解於上東門置酒作樂王世充作
色曰朝廷官爵乃以與賊其志欲何為邪文都等亦
疑世充欲以城應化及由是有隙已而化及食盡
引餘衆北趣魏縣密知其無能為而還鞏洛留徐世
勣以備之時蘇威亦詣密降密虛心禮之威初不言
帝室艱難惟再三舞蹈稱不圖今日復見聖明時人

部之

秋七月隋王世充殺元文都隋主以世充為僕射魏公密如東都不至而復

李密每戰勝輒使告捷於隋隋人皆喜世充獨曰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為李密所擒且吾軍士屢與密戰殺其軍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為之下吾屬無噍類矣欲以激怒其衆文都懼謀因世充朝伏甲誅之段達以告世充世充夜勒兵襲含嘉門文都

文遠勸密數語可云不愧宿儒乃明知世充殘忍而于密

入奉隋主御殿閉門拒守世充攻太陽門得入殺盧楚使段達脅隋主出文都殺之及其諸子悉遣人代宿衛者然後入見謝曰文都等欲召李密以危社稷疾臣違異深積猜嫌迫於救死不暇聞奏乃被髮為誓詞淚俱發隋主以為誠以世充為左僕射總督內外諸軍事世充移居尚書省使兄世惲入居禁中子弟咸典兵馬隋主拱手而已密將入朝至溫聞變而還

初密襲東都國子祭酒徐文遠故嘗受業者也備弟子禮北面拜之文遠曰將軍之志欲為伊霍以繼絕

敗之後不即引身遠避豈是真澹於榮利者蓋前此之莊言激論特願幷密能見容故無難樂得其道及知世充不能容遂至甘心下拜所謂五經掃地蓋亦長樂老人之流耳

扶傾則老夫雖遲暮猶願盡力若為莽卓乘危邀利則無所用老夫矣密頓首受教至是密復問計文遠曰世充亦吾門人也其人殘忍必有異圖將軍前計必不諧矣世充未破不可入朝也後密敗文遠復入東都見世充必先拜或問曰君倨見密而敬王公何也文遠曰魏公君子也能容賢士王公小人也能殺故人安得不拜（徐文遠名曠以字行孝嗣五世孫）

長樂王建德定都樂壽

初建德攻河間隋郡丞王琮拒守歲餘不下及聞煬帝凶問琮帥吏民發喪建德遣使弔之琮乃請降建德退舍待之琮言及隋亡建德亦為之泣諸將請烹

之建德曰忠臣也吾方賞之以勸事君柰何殺之往在高雞泊為盜容可妄殺人今欲安百姓定天下豈得害忠良乎以琮為瀛州刺史於是河北郡縣聞之爭附於建德饒陽令宋正本博學有才氣說建德以定河北之策建德引為謀主定都樂壽備置百官

八月秦主舉卒子仁杲立

先是唐秦王世民與秦主舉戰于高墌城名在今陝西邠州長武縣北敗績郝瑗因言於舉曰唐兵新破關中騷動宜乘

勝直取長安舉然之會病卒仁杲立居折墌城仁杲之為太子也與諸將多有隙及即位衆心懼郝瑗哭舉而死由是浸弱折墌城在今平涼府之涇州

唐立李軌為涼王

唐主欲與李軌共圖秦隴遣使招撫之謂之從弟軌大喜遣弟八貢遂册拜軌為涼王已而軌自稱帝

隋人葬煬帝于江都

隋江都太守陳稜求得煬帝之柩略備儀衛葬之葬于江都宮西吳公臺下

魏公密與隋戰大敗遂以其衆降唐

密開洛口倉羣盜就食者近百萬口東都降者日以百數倉無防守丈券取者隨意委棄衢路米厚數寸淘米洛水兩岸十里粲如白沙密喜謂賈閏甫曰此可謂足食矣閏甫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今民襁負而至者以所天在此故也一旦米盡民散孰與成大業哉時隋軍乏食密軍少衣王世充請交易密許之東都降者遂少世充簡兵擊密密留王伯當守金墉邴元真守洛口自引精兵出偃師北阻邙山以待之裴仁基謂密曰世充悉衆而至洛下必虛可簡精兵三萬傍河西出以逼東都世充還我且按甲如此則

我有餘力彼勞奔命破之必矣密以為然既而諸將欲戰者什七八密又惑而從之魏徵亦言于長史鄭頲曰世充乏食志在死戰未若深溝高壘以拒之不過旬月世充必退追而擊之蔑不勝矣曰此老生之常談耳

密輕世充不設壘壁世充夜遣騎潛入北山伏谿谷中命軍士皆秣馬蓐食遲明薄密密兵未及成列世充縱擊之其士卒皆江淮剽勇出入如飛戰方酣伏兵乘高馳下密衆大潰馳回洛口邴元真已遣人潛引世充單雄信亦降密自度不能支帥輕騎奔虎牢王伯當亦棄金墉保河陽密欲南阻河北

守太行東連黎陽時徐世勣鎮黎陽以圖進取諸將曰兵新失利衆心危懼難以成功密曰孤所恃者衆也衆既不願孤道窮矣諸君幸不相棄當共歸關中衆咸曰然從密入關者二萬人于是密之將帥州縣多降于

隋

唐行戊寅歷

白馬道士傅仁均所造也

隋宇文化及弑秦王浩自稱許帝

宇文化及兵勢日蹙兄弟酣宴尤智及曰今所向無成負弑君之名天下不容必將滅族豈不由汝智及怒數相鬬鬩其衆多亡化及嘆曰人生固當死豈不一日為帝乎於是鴆殺秦王浩稱帝於魏縣國號許

冬十月壬申朔日食

唐以李密為光祿卿邢國公

密將至唐主遣使迎勞相望密喜曰我擁衆百萬解甲歸唐比於竇融功亦不細豈不以台司見處及至

長安乃拜光祿卿賜爵邢國公密大失望

朱粲自稱楚帝取唐鄧州開皇中置大業初改南陽郡唐仍為州今屬南陽府刺史呂子臧蒲州河東人死之

子臧與撫慰使馬元規安陸人擊朱粲破之言於元規曰粲新敗危懼併力擊之一舉可滅若復遷延其徒稍集則為患深矣元規不從既而粲收集餘衆兵復大振自稱楚帝進攻鄧州子臧撫膺謂元規曰老夫今日坐公死矣會霖雨城壞所親勸子臧降子臧曰

秦王用兵之長大約始以持重養鋭繼以深入赴機前後屢戰屢勝歷歷不爽雖英略天授王者不死然兵家言静若處女狡若脱兎者正復不外此道

安有天子方伯降賊者乎帥麾下赴敵死俄而城陷元規亦死

十一月唐秦王世民破秦兵秦主仁杲降還至長安斬之

唐主遣秦王世民伐秦至高墌仁杲使宗羅睺將兵拒之世民堅壁不出諸將請戰世民曰我軍新敗士氣沮喪賊恃勝而驕有輕我心宜閉壘以待之彼驕我奮可一戰而克也乃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六十餘日仁杲糧盡所部多降世民乃命梁實營於淺水原一名鶉觚以誘之羅睺大喜盡鋭攻之數日世民

原在邠州長武縣東北

度其已疲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使龎玉陳于原南羅睺併兵擊之玉幾不能支世民乃引大軍自原北出其不意自帥驍騎陷陳羅睺軍潰世民帥騎追之實軌叩馬苦諫世民曰破竹之勢不可失也遂進圍仁杲將士多叛計窮出降得其精兵萬餘人諸將皆賀因問曰大王一戰而勝遽捨步兵又無攻具直造城下衆皆以為不克而卒取之何也世民曰羅睺所將皆隴外驍將悍卒吾特出其不意破之斬獲不多若緩之則皆入城仁杲撫而用之未易克也急之則散歸隴外折墌虛弱仁杲破膽不暇為謀此吾所以克也衆皆悅服世民聞褚亮名求訪獲之引為文學唐主使李密

世勣不以李密土地邀功頗見志節唐太宗所云公不負李密豈肯負朕誠非虛語後於立武后事乃淟涊依阿竟無匡救則

迎世民于幽州密自恃智略功名見唐主猶有傲色及見世民不覺驚服私謂殷開山曰真英主也不如是何以定禍亂乎世民還至長安唐主命斬仁杲于市并首黨數十人仁杲父子據隴西凡五年而滅

徐世勣降唐賜姓李氏

世勣據李密舊境未有所屬魏徵隨密至長安無所知名乃自請安集山東唐主以為秘書丞乘傳至黎陽勸世勣早降世勣遂決計西向謂長史郭孝恪陽翟人曰此民衆土地皆魏公有也吾若獻之是利主之敗

纂年門戶計垂竟兩易操非獨廣誼有餘則力不足實亦有負太宗之知己矣

自為功以邀富貴也今宜籍郡縣戶口士馬之數以啓魏公使自獻之乃使孝恪詣長安唐主初怪世勣無表既而聞之嘆曰世勣不背德不邀功純臣也賜姓李氏

長樂王建德改國號曰夏

有大鳥五集于樂壽羣鳥數萬從之又有得元圭以獻者建德羣臣曰此天所以賜大禹也乃改國號夏改元五鳳

唐以秦王世民為陜東大行臺

蒲州及河北兵馬並受節度

唐殺隋河東守將堯君素

隋將堯君素守河東唐遣獨孤懐恩信之孫攻之不下招之不從遣其妻至城下謂之曰隋室已亡君何自苦君素曰天下名義非婦人所知引弓射之應絃而倒君素志在守死每言及國家未嘗不歔欷謂將士曰吾大義不得不死必若隋祚永終天命有屬自當斷

頭以付諸君持取富貴今城池甚固倉儲豐備大事猶未可知不可横生心也久之食盡又聞江都傾覆左右殺君素以降别將王行本誅作亂者復乘城拒守懐恩引兵圍之行本拒守二年糧盡援絶乃出降唐主斬之懐恩以叉攻蒲坂不下唐主數詰讓之由是怨望及行本降懐恩遂謀據蒲坂以叛事覺伏誅

唐以羅蓺為幽州總管

初宇文化及遣使招蓺蓺曰我隋臣也斬其使為煬帝發喪竇建徳高開道各遣使招之蓺曰二子皆劇

賊耳唐公乃吾主也遂奉表降唐唐以為幽州總管其將薛萬徹萬均（皆世雄子）亦皆授以官爵藝司馬溫彥博（名大臨以字行并州祁人）贊其歸唐之計唐徵為中書侍郎與兄黃門侍郎大雅（字彥弘）並居近密（竇建德帥衆十萬寇幽州藝用萬均計以羸兵阻水為陳伏百騎於城旁俟建德半渡擊之建德大敗引還）已而唐賜藝姓李氏又屢敗夏兵

唐以西突厥曷娑那可汗為歸義王

曷娑那獻大珠唐主曰珠誠至寶然朕寶王赤心珠

唐史列孽雄以
外為巨擘然觀
其擁衆百萬時
既不能自規建
立至一經敗衂
徐世勣輩猶為
把守而已顧然
北喪北面降唐
又以羞伍絳灌
忘身於一朝之
忿反覆失據若
此歐陽修稱為
田橫之流實非
定論

無所用竟還之後北突厥遣使請殺曷娑那唐主不許久之縱北突厥使者殺之

唐李密叛行軍總管盛彥師宋州虞城人討斬之

先是密言于唐主請收撫山東與賈閏甫偕行密遇大朝會職當進食深恥之退以告王伯當伯當曰天下事在公度内耳密因請收山東以自效唐主許之羣臣以為不可唐主不聽以王伯當為副而遣之密既出關長史張寶德上封事言其必叛唐主乃敕密還更受節度密謂賈閏甫曰無故召還恐無生理不若破桃林縣收兵渡河苟得至黎陽大事必成公意如何閏甫曰明公既已委質復生異圖雖破桃林兵豈暇集一稱叛逆誰復相容為明公計不若且應

剌命以明原無異心密怒曰唐使吾與絳灌同列吾何以堪之閏甫曰自翟讓受戮之後人皆謂明公棄恩忘本今日誰肯復以兵委公者大禍不再願熟思之密大怒揮刃欲擊之閏甫奔熊州桃林隋縣唐改靈寶今屬陝州熊州後周置今河南府宜陽縣是密遂斬使者入桃林縣驅掠徙衆直趨南山乘險而東使人馳告故將伊州刺史張善相伊州人令以兵應接而聲言向洛行軍總管盛彥師聞之率衆踰熊耳山南據要道令其衆夾路而伏令之曰俟賊半度一時俱發或曰聞密欲向洛而公入山何也彥師曰密聲言向洛實欲出人不意走襄城就張善相耳若賊入谷我自後追之山路險隘一夫殿後必不

能制今吾得先入谷擒之必矣寇果南出半度彥師擊斬之及伯當傳首長安密起兵凡六年而滅李世勣在黎陽唐主遣使以密首示之世勣北面號慟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密素得士心哭之多嘔血張善相降于唐後為王世充所殺

高開道據漁陽自稱燕王署置百官有衆數萬懷戎浮屠高曇晟殺令據縣自稱大乘皇帝遣使約開道為兄弟開道引衆從之居三月殺曇晟并有其地懷戎北齊縣故城在今宣化府保安州

唐以李素立趙州高邑人義深曾孫為侍御史唐六典侍御史從六品上

有犯法不至死者唐主特命殺之監察御史六典監察御史從八品上李素立諫曰三尺法王者所與天下共也法一動搖人無所措手足陛下甫創鴻業奈何棄法臣不敢奉詔唐主從之命所司授以七品清要官擬雍州司戶唐主曰要而不清又擬秘書郎唐主曰清而不要遂擢授侍御史

隋唐

口惠呴嫗不過婦人之仁雖一時人受其恩久則底裏畢露其詐偽之見世充後狀共忌書為

己隋恭帝侗皇泰二年唐武德二年鄭王王世充開明
卯元年梁王沈法興延康元年吳王李子通明政元年
是歲隋梁楚絮亡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銑凡七國
再是年以後分據諸國依十六國之例非建國改元嗣
位歲首俱
不備列

春正月隋王世充殺總管劉孝元獨孤武都

王世充之敗李密也隋主以為太尉尚書令使開府備置官屬于是世充盡取隋朝顯官名士為太尉府屬杜淹字執禮如晦叔戴胄字玄胤相州安陽人皆預焉世充專總朝政設三榜于府外上書陳事者日以百數世充悉引見殷勤慰諭人人自喜然終無所施行下至士卒廝養皆以甘言悅之而實無恩施馬軍總管獨孤武都為世充所親任步軍

秦叔寶程知節所親浙將相暨而妄冀以甘言要結大其從謀此與新莽之祺恭何異耶

總管劉孝元與武都從弟榜等謀召唐兵使崔孝仁說武都為內應武都從之事泄世充皆殺之

淮安（本顯州大業初改郡今南陽府泌陽縣是）楊士林擊朱粲破之

朱粲有衆二十萬剽掠漢淮間每破州縣食其積粟將去悉焚其餘軍中乏食乃教士卒烹婦人嬰兒噉之曰肉之美者無過于人但使他國有人何憂于餒于是諸城堡相率叛之淮安土豪楊士林起兵攻粲旁郡響應粲大敗奔菊潭（本漢酈縣隋更名故城在今南陽府內鄉縣縣西北）

有菊潭水極甘芳飲者多壽隋以此名縣士林帥漢東四郡降唐唐以為顯州唐改郡為州從舊稱道行臺已而桀降唐唐以為楚王使散騎常侍段確勞桀確醉戲桀曰聞卿好噉人人作何味桀曰噉醉人正如糟彘確怒罵曰狂賊入朝為一頭奴耳復得噉人乎桀烹食之遂屠菊潭奔王世充後世充敗桀斬于洛水上士庶擲瓦礫擊其尸須臾若冢楊士林後為長史田瓚所殺以州歸唐

二月唐定租庸調法

其法以人丁為本田則有租身則有庸戶則有調損益歷代之制而定之制詳後　按租取于田即粟米之征庸取于丁即力役之征調

取於戶印布縷之征也

唐置宗師

詔諸宗姓居官者在同列之上未仕者免徭役每州置宗師一人以攝總別為團伍

夏王建德破宇文化及於聊城注見前誅之

宇文化及誘海曲注見前諸賊帥王薄等共守聊城竇建德謂其下曰隋為吾君吾為隋民化及弑逆不可不討乃引兵趣聊城與化及連戰大破之生擒化及

胡寅責備建德謂獨夫已自絕于天下何必又為發哀其言未免深刻蓋建德人雖不學無術然已能伸亂賊之誅志概殊為磊落以視反顏革面者爾當何如吕祭所稱溢辭助攻良非無見

先謁隋蕭后稱臣素服哭煬帝盡哀收傳國璽執智及與其黨集隋宮而斬之以檻車載化及斬之襄國建德每克城得資財悉以分將士常食疏茹粟飯妻曹氏不衣紈綺婢妾纔十許人得隋宮人數千即時散遣以裴矩為左僕射自餘隨才授職欲詣關中及東都者聽之王薄等皆歸建德薄尋降唐授齊州總管後為李武意所殺

唐以宇文士及為上儀同封德彝為內史侍郎

初唐主與宇文士及善化及既死手詔召之士及與封德彝來降時士及妹為昭儀由是授上儀同唐主以

德彝諂詐不忠罷遣就舍德彝以秘策干唐主唐主悅拜內史舍人俄遷侍郎

隋王世充侵唐穀州（隋開皇中置大業初改新安郡唐復為州今河南府新安縣是）

王世充以秦叔寶程知節（李密敗後二人皆歸世充）為將軍待之皆厚然二人疾世充多詐知節謂叔寶曰王公器度淺狹多妄語好咒誓乃老巫嫗耳豈撥亂之主乎至是世充與唐兵戰於九曲（城名在今河南府宜陽縣水經注洛水自宜陽而東逕九曲南即此王幼學釋為鄯州之九曲誤）叔寶知節以數十騎西馳百

許步下馬拜世充曰荷公殊禮深思報効公猜忌信讒非僕托身之所請從此辭遂降於唐秦王世民以叔寶為總管知節為統軍既而世充將李君羨武安人田留安臨邑人羅士信皆降唐士信初從李密擊世充兵敗為世充所得世充厚禮之既而得邴元真等待之如士信士信恥之欲降唐元真尋為密故將杜才幹所殺持其首以祭密墓

唐以楊恭仁隋觀王雄之子為涼州總管恭仁素習邊事曉羌胡情僞民夷悅服自蔥嶺以東並入朝貢

隋王世充自稱鄭王加九錫夏四月世充稱帝

初王世充既殺元盧慮人情未附猶媚事隋主既而漸驕横不復朝謁及是召集文武議受九錫參軍戴胄固諫世充怒出為鄭州長史乃使段達等言于隋主

隋主曰鄭公近平李密已拜太尉自是以來未有殊績俟天下稍平議之未晚達曰太尉欲之隋主熟視曰任公

達等遂稱詔進世充爵鄭王加九錫四月世充令長史韋節等造禪代儀稱隋主命禪位于鄭世充

先遣段達等入奏隋主曰天命不常鄭王功德甚盛願陛下遵唐虞之迹隋主怒曰天下者高祖之天下

君隋祚未亡此言不應發必天命已改何煩禪讓公等或祖禰舊臣或台鼎高位既有斯言朕復何望世充乃幽隋主于含涼殿雖有三表陳讓及敕書敦勸隋主皆不之知世充遂備法駕入宮即皇帝位奉隋主為潞國公納言蘇威年老不任朝謁世充以威隋代重臣欲以炫耀士民每勸進必冠威名及受殊禮之日扶威置百官之上然後南面正坐受之既受禪以威為太師又以陸德明為其子漢王元恕師令元恕就德明家行束修禮德明恥之故服巴豆散對之遺利竟不與語陸德明名元朗以字行吳人

夏王建德立楊政道為鄖公

建德初結好于王世充及聞世充自立乃絶之始建

天子旌旗出入警蹕立隋齊王暕遺腹子政道爲郧公然猶倚突厥以壯兵勢隋義成公主遣使迎蕭后建德遣之又傳宇文化及首以獻公主已而突厥立政道爲隋王居定襄

唐遣安興貴襲執涼王軌以歸殺之河西平

先是唐冊使至涼州軌欲去帝號受唐爵曹珍請依蕭詧事魏故事軌乃遣鄧曉奉書稱皇從弟大涼皇帝臣軌唐主怒乃遣吐谷渾伐之隋煬帝征吐谷渾可汗伏允奔党項煬

卯晚舞蹈稱慶唐主以大義責之是矣然修仁為軌信任之臣

帝立其質子順為主不果入會中國亂伏允收還故地唐主與之連和許以順還之伏允喜起兵擊軌數遣使入貢請順唐主乃遣之至是軌將安修仁之兄興貴仕長安表請說軌唐主曰軌豈口舌所能下興貴曰臣家在凉州奕世豪望為民夷所附弟修仁又軌所信任軌聽臣固善不聽則圖之唐主乃遣之興貴至乘間說軌以竇融故事軌不聽興貴乃與修仁結諸胡起兵擊軌軌敗被軌河西平郛晚在長安舞蹈稱慶唐主曰汝為使臣聞國亡而不戚既不忠于軌其肯為朕用乎遂廢之終身軌至長安斬于西市軌自起至亡凡三年唐主以

以兩倒戈相向
其不忠孰甚焉
一則廢之終身
一則薦以顯位
賞罰之公安在

興貴修仁為左右武候大將軍

五月鄭王王世充弑隋主侗

世充以裴仁基行儼李密敗後仁基父子為世充所獲仁基為尚書行儼為大將軍有威名忌之仁基父子知之亦不自安乃與尚書左丞宇文儒童等謀殺世充復立隋主事泄皆夷三族世充之兄世惲曰儒童等謀反正為隋主尚在故也不如早除之世充遣人酖之隋主請與太后訣不許乃布席禮佛曰願自今以往不復生帝王家飲藥不能絕以帛縊殺之謚曰恭皇帝

秋七月唐置十二軍

置十二軍分統關內諸府皆取天星為名初析關中為十二道萬年道為參旗軍長安道為鼓旗軍富平道為元戈軍醴泉道為井鉞軍同州道為羽林軍華州道為騎官軍西麟道為苑游軍寧州道為折威軍岐州道為平道軍豳州道為招搖軍涇州道為天紀軍宜州道為天節軍每軍將副各一人督以耕戰之務由是士馬精彊所向無敵後武德六年十二軍俱廢尋又復之

西突厥遣使入貢于唐

初西突厥曷娑那可汗入隋事具前國人立其叔父號

射匱可汗（達頭可汗之孫）射匱既立拓地東金山（注見前）西至海（即今大西洋）遂與北突厥為敵建庭于龜茲北三彌山射匱卒弟統葉護可汗立統葉護勇而有謀北并鐵勒控弦數十萬據烏孫故地又移庭于石國（胡三省注康居支庶之分治拓析城漢時大宛北鄙）北千泉（其地有雪山多泉故名）西域諸國皆臣之統葉護各遣吐屯（注見前）監之督其征賦至是入貢于

唐

八月唐鄭公薨（謚曰隋恭帝）

唐殺其民部尚書劉文靜

文靜自以才畧功勲在裴寂之右而位居其下意甚不平數侵侮寂由是有隙文靜家有妖弟文起召巫厭勝文靜有妾無寵使其兄上變告之唐主以文靜屬吏遣寂問狀秦王世民固請曰昔在晉陽文靜先建非常之策始告寂知及克京城任遇懸隔令文靜觖望則有之非敢謀反寂曰文靜才略過人性復粗險天下未定留之必貽後患唐主卒用寂言殺之

沈法興稱梁王于毗陵李子通稱吳帝于江都

沈法興稱梁王都毗陵性殘忍專尚威刑其下離怨時杜伏威據歷陽陳稜據江都李子通據海陵俱有窺江表之心子通攻江都克之稜奔伏威子通入江都即帝位國號吳伏威尋降唐以為和州總管和州北齊以歷陽郡置今州隸江南

定楊可汗武周取唐并州總管裴寂軍潰齊王元吉奔長安

先是武周取唐榆次漢縣歷代因之今屬山西太原府進圍并州元

吉拒郤之元吉時守晉陽武周又遣宋金剛寇幷州金剛本易州賊為竇建德所敗奔武周武周號曰宋王委以軍事金剛説武周圖晉陽南向爭天下武周使將兵寇井州自進陷介州介州隋置今汾州府介休縣是唐以裴寂為總管拒之至自寂為金剛所敗軍潰自晉州以北城鎮皆沒武周進逼并州元吉紿其參佐夜攜妻妾奔還長安武周據太原遣金剛攻晉州拔之進逼絳州陷龍門

唐以李綱為太子少保

初綱以尚書領太子詹事太子建成始甚禮之久之

漸昵近小人以秦王世民功高忌之綱屢諫不聽乃乞骸骨唐主罵曰卿為何潘仁西域商胡入司竹園為盜後歸唐長史乃恥為朕尚書邪綱曰潘仁賊也每欲妄殺人臣諫之則止為其長史可以無愧陛下創業明主臣所言如水投石於太子亦然臣何敢久污天臺辱東朝乎唐主曰知公直士勉留輔吾兒以為太子少保尚書詹事如故綱復諫太子飲酒無節及信讒慝踈骨肉太子不懌綱故稱老病辭職乃解尚書仍為少保

唐主嘗考第羣臣以綱及孫伏伽為第一謂裴寂曰隋以主驕臣諂亡天下朕即位以來每虚心求諫唯綱盡忠欵伏伽誠直餘人皆踵弊風俛首而已豈朕所望哉朕視卿如爱子卿當視朕如慈父有懐必盡勿自隠也

冬定楊將宋金剛取澮州唐置今平陽府翼城縣是唐遣秦王世民擊之

宋金剛取澮州陷之軍勢甚鋭唐主欲棄大河以東謹守關西秦王世民請曰太原王業所基國之根本河東殷實京邑所資若舉而棄之臣竊憤恨顧假臣

精兵三萬必平殄武周克復汾晉唐主于是發關中兵以益世民使擊武周

夏王建德克唐黎陽虜淮安王神通（唐主從弟）李世勣降遂定衛滑齊兖等州

先是唐以淮安王神通為山東安撫大使已而竇建德取唐邢（今順德府是）滄（注見前）洺（今廣平府是）相（注見前）等州神通不能拒就世勣于黎陽建德又取趙州（建德執總管張志昂慰撫使張道源以其不早降欲殺之國子祭酒凌敬曰大王使高士興拒羅藝于易水之南藝纔至興即降

大王以為何如建德悟釋之至是建德進趣衛州過黎陽二十里世勣遣騎將邱孝剛偵之與建德遇擊之建德敗走其大軍救之斬孝剛建德怒還攻黎陽克之虜淮安王神通及世勣父蓋并魏徵等世勣走免數日以父故還詣建德降建德使守黎陽而以其父為質以徵為起居舍人遂徙都洺州滑州刺史王軌奴殺軌攜其首詣建德降建德曰奴殺主大逆立斬之反軌首于滑州吏民感悅即日降于是旁近郡縣及徐圓朗等皆附唐主遣使與建德修好建德以淮安王神通等歸之

唐以夏侯端壽春人詳之孫為秘書監

初唐主遣秘書監夏侯端安撫淮左端傳檄州縣東至於海南至於淮二十餘州皆降會汴亳降鄭王世充倘地至滑臺汴亳等州降之還路遂絶端素得衆心所從二千人雖糧盡不忍委去從行五日餒死及遇賊奔潰唯存五十二人時河南之地皆入世充唯杞州刺史李公逸雍邱人為唐堅守遣兵迎端館給之世充遣使召端解衣遺之除書以端為淮南郡公端對使者焚書毁衣

曰夏侯端天子大使豈受王世充官乎汝欲吾往唯取吾首耳因解節旄懷之置刃于竿自山中西走冒踐荆棘晝夜兼行得達宜陽從者墜崖溺死為虎狼所食又喪其半端詣闕見唐主但謝無功初不自言艱苦唐主復以為秘書監時又遣大理卿郎楚之安撫山東楚之為竇建德所獲不屈竟得還李公逸守孤城唐不能救公逸乃留其屬李善行守雍邱身帥輕騎入朝為世充所獲世充謂曰卿越鄭臣唐其說安在公逸曰我于天下惟知有唐不知有鄭世充怒斬之善行亦死

庚辰唐武德三年是歲并楚夏定楊梁師都梁長銑鄭梁法興吳凡九國定楊梁法興亡

春正月李

世勣復歸于唐

李世勣欲歸唐恐禍及其父謀于郭孝恪孝恪曰今新事竇氏動則見疑宜立效以取信然後可圖也世勣乃襲獲嘉隋改漢修武縣置今縣屬河南衛輝府擊新鄉隋改漢獲嘉縣置今縣亦屬衛輝府虜世充將劉黑闥黑闥漳南人少與建德善王世充嘗竊笑其所為至是歸建德署為將軍建德由是親世勣世勣因勸建德取孟海公所據曹戴二州遂臨徐兗以向河南建德以為然遣其妻兄曹旦將兵先渡河世勣會之世勣謀俟建德至

襲殺之冀得其父并建德土地歸唐久之建德不至

世勣欲襲曹旦營間已有備乃與郭孝恪數十騎奔

唐建德羣臣請誅世勣父建德曰世勣為唐臣不忘故國忠臣也其父何罪赦之明年二月建德克周

橋虜孟海公

二月唐改官名

納言為侍中內史令為中書令給事郎為給事中

夏四月唐秦王世民擊宋金剛破之定楊可汗武周及

金剛皆走死

先是世民自龍門渡河屯柏壁城名在絳州西南與金剛相持民間聞世民來莫不歸附世民休兵秣馬堅壁不戰惟令偏裨乘間抄掠永安王孝基等攻賊帥呂崇茂金剛遣其將尉遲敬德尋相救之虜孝基等將還世民遣殷開山邀之于美良川大破之敬德相潜引精騎向蒲坂世民自將步騎從間道邀擊又大破之敬德僅以身免悉俘其衆永安王孝基唐主從父弟尉遲敬德名恭以字行朔州人美良川在絳州東北諸將咸請戰世民曰金剛懸軍深入兵精將猛利在速戰我養銳以挫其鋒俟其糧盡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也孝基謀逃歸武周殺之至是金剛

食盡北走世民追及尋相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晝夜行二百餘里戰數十合劉弘基諫世民曰功難成而易敗機難得而易失必乘此勢取之遂進追及金剛于雀鼠谷一日八戰皆破之俘斬數萬人世民不食二日軍中止有一羊與將士分食之引兵趣介休注見前金剛以衆二萬出西門背城布陳南北七里李世勣與戰小却世民帥精騎擊之出其陳後金剛大敗尉遲敬德尋相舉介休及永安注亦見前降世民得敬德甚喜使將其舊衆八千與諸營相參屈

太宗一見敬德即待以至誠始

令參列諸營總且引入卧內雖屈突通屢以為請不稍游移其推心置腹足以感人肺腑宜食報之速也

突通慮其為變以為言世民不聽 劉武周聞金剛敗大懼棄并州走突厥金剛欲復戰衆莫肯從亦走突厥世民入并州武周所得州縣皆入于唐未幾武周謀歸馬邑事泄突厥殺之 武周起兵六年而滅 金剛謀走上谷突厥追獲腰斬之 武周之南寇也其黨苑君璋諫曰唐主舉一州之衆直取長安所向無敵此乃天授非人力也不如北連突厥南結唐朝南面稱孤足為長策武周不聽及敗泣謂君璋曰不用公言以至于此 苑君璋馬邑人

五月唐立老子廟

屈突通始欲為隋効死茲復矢報唐恩正猶再醮之婦守節後夫終覺醜顏難言徇義耳

晉州人吉善行自言于羊角山（在今平陽府浮山縣南）見白衣老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而祖也詔于其地立廟

秋七月唐遣秦王世民督諸軍伐鄭

唐主詔秦王世民督諸軍擊世充（屈突通二子在洛陽唐主謂通曰今欲使卿東征如卿二兒何通曰臣昔為俘因分當就死陛下釋縛加以恩禮當是時臣心口相誓期以更生餘年為陛下盡節但恐不獲死所耳今得備先驅二兒何足顧乎唐主歎曰徇義之士一至此乎）世民遣行軍總管史萬寶自宜陽南據龍門（此伊闕也俗亦名龍門）劉德威自太行東圍河內王君廓（并州石艾人）自洛口斷

其餉道黃君漢攻迴洛城大軍屯于北邙連營以逼之〔世充陳于青城宮世民亦置陳當之世充隔水謂世民曰唐帝關中鄭帝河南世充未嘗西侵王忽舉兵東來何也世民使應之曰四海咸仰皇風惟公獨阻聲教為此而來世充曰相與息兵講好不亦善乎又應之曰奉詔取東都不令講好也至暮各引兵還　青城宮在洛陽縣北大業初所建〕已而世民遣王君廓攻轘轅〔注見前〕拔之于是河南州縣相繼降唐〔杜才幹以濮州降楊慶以管州降杞陸以滎州降王雄以陽城王要漢以汴州皆來降　楊慶隋河間王弘之子管州隋以管城縣置滎州王世充以滎陽縣置管城滎陽及陽城汴州注俱見前〕世充子元應鎮虎牢聞諸州叛奔還洛陽許亳等州

許州即潁州亳州即譙郡注俱見前亦降于唐時劉武周降將尋相等多叛去諸將疑尉遲敬德囚之屈突通殷開山言于世民曰敬德驍勇絶倫留之恐為後患不如殺之世民曰敬德若叛豈在尋相之後耶遽命釋之引入卧內賜之金曰丈夫意氣相期勿以小嫌介意必欲去者以此金相資表一時共事之情也世民以五百騎行戰地世充帥步騎萬餘猝至圍之單雄信引槊直趣世民敬德躍馬大呼橫刺雄信墜馬翼世民出圍更帥騎兵還戰屈突通引兵至世充敗去世民謂敬德曰公何相報之速也自是寵遇日隆

冬十月夏王建德圍幽州高開道遣使降唐

竇建德圍幽州李藝告急于高開道開道帥二千騎

彬之畫策雖與項羽救秦兵以存趙孫權襲荊州以救魏意同

救之建德兵引去開道因蓺遣使降唐唐以為蔚州唐置今屬宣化府總管賜姓李氏封北平郡王已而建德帥衆二十萬復攻幽州兵已擊𡍼薛萬均萬徹帥敢死百人從地道出其背擊走之

鄭遣使如夏乞師

初王世充侵黎陽竇建德襲破其殷州注見前以報之自是二國交惡信使不通及唐兵逼洛陽世充遣使求救于建德夏中書侍郎劉彬請解仇救鄭彬曰唐得關西鄭得河南夏得河北共成鼎足之勢今唐舉兵臨鄭鄭地日蹙鄭亡則夏不能獨立矣不如解仇除忿發

然按建德之兵敗要不得專委為救鄭之外試闕建德即不救鄭而唐既破世充有不移兵向夏者哉其爭持亦不過稍遲歲月而已故知天命人事原非可執一論也

兵救之夏擊其外鄭攻其內破唐必矣唐師既退徐觀其變若鄭可取則取之併二國之兵乘唐師之老天下可取也建德從之

十二月吳主子通敗梁兵取京口杜伏威擊之子通敗走襲梁梁王法興走死

李子通渡江攻沈法興取京口法興敗走吳郡于是丹陽毘陵等郡皆降于子通杜伏威遣輔公祏攻之子通大敗棄江都保京口江西之地盡入于伏威伏威徙居丹陽子通復東走太湖收合亡散得二萬人

襲沈法興于吳郡大破之法興赴江溺死（法興起事三年而滅）子通軍勢復振帥其羣臣徙都餘杭盡取法興之地北自太湖南至嶺東包會稽西距宣城皆有之

辛巳（唐武德四年是歲夏鄭梁銑吳亡并楚梁師都凡三國）春二月唐以趙郡王孝恭為夔州（唐以巴東郡置今為府屬四川）總管李靖為行軍總管

先是唐主遣開府李靖詣夔州經畧蕭銑靖至峽州（本梁宣州後周更名今湖北宜昌府是）阻銑兵不得進唐主敕峽州刺史許紹（字嗣宗安陸人）斬之紹惜其才為之奏請得免已而

唐峽州兵伐梁拔荆門鎮在荆州府宜都縣以荆門山名黔州後周置今四川黔彭廳彭水縣是兵伐梁又拔其五州四鎮至是靖說孝恭攻取蕭銑十策孝恭上之詔以孝恭為夔州總管使大造舟艦習水戰以靖為行軍總管委以軍事靖說孝恭悉召巴蜀酋長子弟量才授任置之左右外示引擢實以為質蕭銑性猜忌大將軍董景珍弟謀作亂事泄伏誅景珍據長沙郡降

唐銑遣張繡討之景珍為部下所殺繡恃功驕恣銑又殺之由是諸將皆離心兵勢益弱

唐秦王世民敗鄭主世充于穀水注見前進圍洛陽

世民奏請唐主進圍東都移軍青城（即青城宫）壁壘未立王世充帥衆二萬臨穀水以拒之諸將皆懼世民曰賊勢窘矣悉衆而出邀幸一戰今日破之後不敢復出矣命屈突通率步卒五千渡水擊之兵交世民引騎南下身先士卒與通合勢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四自辰至午世充兵始退世民縱兵乘之直抵城下遂圍之城中守禦甚嚴世民四面攻之旬餘不能克將士皆疲敝思歸總管劉弘基請班師世民曰東

兵薄嚴城攻圍不下久且人生倦心稍萌疑沮之見鮮有不墮于垂成者太宗既申令軍中以堅衆志雖密敕不敢曲從遂爾執俘克捷有料敵之明而復成于能斷非洩然徇將在外不受君命之說也

方諸州已望風款服洛陽孤城勢不能久功在垂成奈何棄之乃下令軍中曰敢言班師者斬衆乃不敢復言唐主亦密敕世民使還世民遣封德彝言于唐主曰世充號令所行一城而已智盡力窮克在朝夕若旋師賊勢復振後必難圖唐主從之世民又遣王君廓夜襲虎牢拔之

突厥寇唐汾陰注見前

突厥頡利可汗始畢可汗之弟始畢卒弟處羅可汗立處羅卒弟頡利立士馬雄盛有憑陵中國之志王世充使人說之曰昔啓民奔隋賴文帝之力有此土宇子孫享之今唐天子非文帝

子孫宜奉楊政道伐之以報文帝之德頡利然之唐主以中國未寧待突厥甚厚而頡利求請無厭言辭驕慢至是寇汾陰已而唐主遣使賂頡利并許結婚頡利乃遣使如唐未幾頡利帥騎十五萬入雁門寇并州唐主遣襄邑王神符等擊破之乃遣鄭元璹詣頡利責以負約頡利頗慙元璹因說之還師修好頡利恍遂引兵還　襄邑王神符唐主從弟鄭

夏王建德將兵救鄭夏五月唐秦王世民大破擒之鄭王世充降

唐兵圍洛陽掘塹築壘而守之城中乏食死者相倚

鄭未滅而夏復來援退避其鋒將兩道合從並難措手矣非秦王英斷其不克盈廷築室所敗

於道竇建德悉發其衆西救洛陽陷管州及滎陽陽翟等縣水陸並進兵十餘萬軍於成臯之東原遣使與王世充相聞先是建德遺秦王世民書請退軍潼關返鄭侵地復修前好世民不許世民集將佐議皆請避其鋒郭孝恪曰世充窮蹙垂將面縛建德遠來助之此天意欲兩亡之也宜據武牢以拒之伺間而動破之必矣記室薛收曰世充府庫充實所將皆江淮精銳但乏糧食故為我持建德自將遠來亦當極其精銳若縱之至此兩寇合從轉河北之粟以饋洛陽則戰爭方始混一無期今宜分兵守洛陽深溝高壘勿與戰大王親率驍銳先據成臯以逸待勞決可克之建德既破世充自下不過二旬兩主就縛矣世民善之蕭瑀屈突通封德彝皆以

若幾希

胡寅以淩敵之策雖甚而泳晉

退保新安以承其弊世民曰建德遠來吾據武牢扼其咽喉彼若爭鋒取之甚易若不速進賊入武牢諸城新附必不能守兩賊併力其勢必彊何弊之承吾計決矣薛收字伯褒道衡子武牢即虎牢唐避諱虎皆改武乃中分麾下使屈突通等副齊王守東都世民自將驍勇東趣武牢正晝出兵歷北邙抵河陽趨鞏世充莫測竟不敢出世民遂入武牢世民將驍騎五百出覘建德營緣道分留使李世勣程知節秦叔寶將之伏于道旁纔餘四騎偕進去建德營三里所建德遊兵遇之世民大呼曰我秦王也引弓射之斃其一將建德大驚出五六千騎逐之世民按轡徐行追騎將至則射之止而復來如是再三世民逡巡稍却以誘之既入伏世勣等奮擊大破之建德迫于武牢累

蒲坂非不戰所能下若延引日月世充破而建德仍不免于亡此老生常談耳使建德是時果集兵向秦如孫臏之直趨大梁未必不足以奪洛陽城下諸軍之氣特為諸將所惑一戰被擒所謂神眛當幾非天奪其魄者歟

月不得進戰數不利將士思歸世民又遣王君廓將輕騎千餘掠其糧運凌敬言于建德曰大王宜悉兵濟河攻懷州河陽遂建旗鼓踰太行入上黨徇汾晉趣蒲津拓地收兵則關中震懼鄭圍自解建德將從之而世充遣使告急又陰以金玉啗建德諸將諸將皆說戰建德乃謝敬其妻曹氏曰祭酒之言不可違也建德不聽矣五月建德悉衆出牛口谷名在開封府汜水縣西北置陳亘二十里鼓行而進諸將皆懼世民升高望之謂諸將曰賊起山東未嘗見大敵今度險而囂是無紀律逼城而陳有輕我心我按兵不出彼勇氣自衰陳久卒饑勢將自退追而

擊之無不克矣建德列陳自辰至午士卒饑倦逡巡欲退世民命宇文士及將三百騎經建德陳西馳而南上建德陳動世民曰可擊矣世民率輕騎先進大軍繼之直薄其陳建德方朝羣臣召騎兵使拒唐兵阻朝者不得過建德揮朝者令退進退之間唐兵已至於是大戰世民帥史大奈西突厥特勒程知節秦叔寳等卷旆而入出於陳後張唐旗幟建德將士見之大潰建德中槊墜馬車騎將軍楊武威擒之世民讓之曰我討世充何

頗汝事建德曰今不自來恐煩遠取　建德起兵至滅凡六年建德將士皆潰去俘獲五萬人世民即日散遣使還鄉里遂因建德至洛陽城下以示世充世充乃素服帥其子及羣臣三千餘人詣軍門降世充篡凡三年滅於是部分諸軍先入洛陽分守市肆禁止侵掠無敢犯者世民乃入宮城命房元齡收隋圖籍制詔已為世充所毁命蕭瑀等封府庫收其金帛頒賜將士收段達單雄信等十餘人斬之世民坐閶闔門蘇威請見稱老病不能拜世民遣人數之曰公隋室宰相危不能扶使君弒國亡見

世充建德僭竊相同而世充尚餘篡弑之罪乃一赦一誅輕重倒置矣

李密王世充皆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何勞相見

世民觀隋宮殿歎曰逞侈心窮人力欲無亡得乎命撤端門樓焚乾陽殿毀則天門闕廢諸道場

建德餘衆走至洺州欲立建德養子為主徵兵以拒唐僕射齊善行曰夏王英武士馬精強一朝為擒易如反掌豈非天命有所屬耶今喪敗如此必無所成不若委心請命於唐乃與衆拒曹旦帥百官奉建德妻曹氏及傳國八璽請降於唐王世充弟世辯亦以徐宋等三十八州詣降淮安王神通又徇下山東三十餘州

世充建德之地悉平世民還長安獻俘太廟赦世充斬建德

詔赦世充為庶人徙蜀定州刺史獨孤修德以其父機前為世充所殺乃矯詔殺世充以報父仇詔免修德官 獨孤機事見前

秋七月唐以蘇世長武功人為諫議大夫

王世充僕射蘇世長以襄州來降唐主與之有舊既至長安以為諫議大夫世長嘗從校獵高陵大獲禽獸唐主曰今日樂乎世長曰不滿十旬未足為樂唐主變色既而笑曰狂態復發耶對曰於臣則狂於陛下甚忠嘗侍宴披香殿酒酣謂唐主曰此殿煬帝之所為耶唐主曰卿諫似直而實多詐豈不知此殿朕之所為乎對曰臣實不知但見其華侈非興王之所為耳昔侍陛下於武功見所居宅僅庇風雨當時亦以為足今因隋之宮室已極侈矣而又增之將何以矯其失乎唐主深然之

唐初行開元通寶錢

隋末錢幣濫薄至裁皮糊紙為之民間不勝其弊至是初行開元通寶錢徑八分重二銖四絫十黍為絫十絫為銖積十錢重一兩輕重大小最為折衷遠近便之置監于洛并幽益等州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賜三鑪裴寂賜一鑪聽鑄錢餘盜鑄者身死家沒

竇建德故將劉黑闥起兵漳南

竇建德諸將居閭里暴橫為民患唐官吏以法繩之皆驚懼不安會詔悉徵建德故將于是范願高雅賢等相謂曰王世充以洛陽降唐其將相大臣皆夷滅

吾屬至長安必不免矣且夏王得淮安王遇以客禮唐得夏王即殺之吾屬皆為夏王所厚今不為之報仇無以見天下之士乃謀作亂卜之以劉氏為主吉因相與之漳南見建德故將劉雅雅曰天下適安定吾將老于耕桑不願復起兵衆怒殺之故漢東公劉黑闥屏居漳南諸將詣之告以其謀黑闥方種蔬即殺耕牛與之飲食定計聚衆襲縣據之既又陷鄃縣建德舊黨稍出歸之乃為壇于漳南祭建德告以舉

兵之意自稱大將軍唐主詔將軍秦武通定州總管

李元通藍田人擊之又詔李藝引兵會擊

八月丙戌朔日食

唐徐圓朗以兵應劉黑闥

圓朗初附李密密敗歸竇建德唐平洛陽圓朗請降

授兖州總管會劉黑闥兵起圓朗應之自稱魯王

唐觴太常樂工為民

詔以太常樂工皆前代因罪配没子孫相承多歷年

所並蠲為民且令執事若仕宦入流從九品以上勿為流內官

更追集

冬十月唐以秦王世民為天策上將

唐主以秦王世民功大前代官皆不足以稱之特置

天策上將位在王公上以世民為之開府置屬世民

以海內浸平乃開館以延文學之士杜如晦房元齡

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李元道隴西人蔡允恭江陵人薛元

敬收從子顏相時字師古弟蘇勗武功人字慎行于志寧蘇世長薛

收李守素趙州人陸德明孔穎達字仲達衡水人蓋文達信都人許敬宗字延族善心之子為文學館學士分為三番更日直宿世民暇日輒至館中討論文籍或至夜分使庫直閻立本京兆萬年人圖像褚亮為贊號十八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時府僚多補外官如晦亦出為陝州長史元齡曰如晦王佐之才大王欲經營四方非如晦不可世民即奏留之使參謀帷幄軍中多事如晦剖決如流世民每克城諸將爭取寶貨元齡獨收采人物致之幕府每令入奏事唐主曰元齡為吾兒陳事雖隔千里皆如面談

唐使趙郡王孝恭李靖伐梁梁主銑降

唐發巴蜀兵以孝恭李靖統之自夔州東擊蕭銑時峽江方漲諸將請俟水落靖曰兵貴神速今吾乘江漲掩其不備可成擒也孝恭乃東下銑果不為備孝恭等拔其荆門宜都注俱見前二鎮進至夷陵入北江江水至枝江縣百里洲分而為二其出洲北而東流者謂之北江銑以罷兵營農宿衛纔數千人聞唐兵至倉猝徵兵未集乃悉出見兵拒戰孝恭逆擊敗走銑衆委舟收掠軍資靖見其衆亂縱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大獲舟

艦靖使散之江中諸將皆曰破敵所獲當藉其用奈何棄之靖曰吾懸軍深入若攻城未拔援兵四集吾表裏受敵進退不獲雖有舟楫將安用之今棄舟艦使塞江而下援兵見之必謂江陵已破未敢輕進往來覘伺動淹旬月吾必取之矣援兵見舟艦疑不敢進遂圍江陵銑內外阻絕問策于岑文本文本勸銑降銑謂羣臣曰天不祚梁不可復支矣必待力屈則百姓蒙患奈何以我之故陷百姓于塗炭乎以太牢告廟下令出降守城者皆哭銑帥羣臣緦縗布幘詣軍門曰當死者唯銑耳百姓無罪願不殺掠孝恭入城諸將欲大掠岑

唐于割據諸雄擒戮無赦若蕭仁果竇建德輩其人固非能終為人下者即銑之出降情哀詞迫而迄難逃都市之戮無以絕

文本曰江南之民遭隋虐政重以征戰跂踵延頸以望真主故蕭氏君臣決計歸命庶幾有所息肩今若縱兵俘掠士民失望恐自此以南無復向化之心矣孝恭稱善遽禁止之諸將又言梁將帥拒鬬死者請籍其家以賞將士靖曰王者之師宜使義聲先路彼為其主鬬死乃忠臣也豈可同之叛逆之科乎于是城中安堵秋毫無犯南方州縣聞之皆望風款附

孝恭送銑長安斬于都市

銑建國凡五年而滅

以孝恭為荊州總管靖為上柱國安撫嶺南

先是銑遣劉洎畧地嶺表得五十餘城未還而銑敗洎以所得城來降靖既度嶺所至皆下銑桂州總管李襲志帥所部來降以靖代之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戶六十餘萬　劉洎字師道江陵人李襲志字重光金城安康人

人望而猜亂源勢固不得不爾所謂謀大事者不顧小信即世充雖一時蒙貸而終為獨孤修德所戕又安知非明以稽誅全秦王許以不死之言而陰授其指于修德歟

十一月唐杜伏威擊李子通執送長安

伏威遣其將王雄誕曹州濟陰人擊子通子通窮蹙請降

伏威執送長安子通僭號七年而亡唐主釋之時新安汪華據黟歙聞人遂安據崑山伏威皆降之于是盡有淮南江東之地華後歸唐為總管　黟歙皆漢縣今歙縣為徽州府治黟縣屬府

高開道叛唐復稱燕王

幽州饑李藝告糴于高開道許之藝發三千人車數百乘馬千匹往受粟開道悉留之告絕于藝復稱燕

王北連突厥南與劉黑闥相結恒定幽易咸被其患久之開道復欲歸唐未果為其將張金樹所殺開道起兵凡八年而滅唐以其地置嬀州　唐嬀州今宣化府懐來縣是

十二月唐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擊劉黑闥

初黑闥擊破淮安王神通神通與李藝合兵擊黑闥反為所敗藝歸幽州黑闥移書趙魏竇建徳故將爭殺唐官吏以應之已而又破定州執總管李元通黑闥欲降元通元通不屈故吏有餽以酒肉者元通飲醉紿守者刀自刺潰腹而死李世勣走保洺州黑闥復追破之半歲之間盡復建徳舊境

遣使北連突厥將軍秦武通程名振（洺州平恩人）等皆自河北遁歸長安乃命秦王世民齊王元吉討之

壬午（唐武德五年漢東王劉黑闥天造元年是歲楚亡并梁師都凡三國）春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三月唐秦王世民破之于洺水黑闥奔突厥

黑闥稱王改元都洺州（竇建德時文武悉復本位其設法行政悉師建德而攻戰勇決過之）三月世民進軍洺水上以逼之李藝以兵數萬來會黑闥使其僕射范願守洺州自將兵拒藝程名振載鼓六十具於城西堤上急擊之城中地皆震動

范願馳告黑闥黑闥遽還遣兵擊蓺于鼓城隋縣今正定府晉州大敗洺水人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守之黒闥引兵還攻甚急世民三引兵救之不得進恐君廓不能守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率其徒力戰潰圍而出士信乘之入城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黒闥素聞士信勇欲生之士信辭色不屈乃殺之洺水隋縣故城在今廣平府曲周縣世民與蓺營于洺水之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李世勣擊斬黑闥將高雅賢程名振又邀截其運糧相持六十餘日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洺水上流黑闥

果帥步騎二萬南度洺水壓唐營而陳世民自將精騎擊破之黑闥率衆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勢不能支遂先遁餘衆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水大至衆遂潰黑闥與范願等奔突厥山東悉平

秋七月唐秦王世民擊徐圓朗杜伏威入朝于唐

秦王世民擊徐圓朗下十餘城聲振淮泗杜伏威懼遂請入朝世民以淮濟畧定使淮安王神通及任瓌李世勣攻圓朗自引兵還已而圓朗棄城夜亡為野

人所殺（李子通聞杜伏威入朝欲往收其衆遂亡走至藍田為吏所獲伏誅）

隋漢陽太守馮盎降唐

初盎以漢陽太守從隋煬帝征遼東及隋亂奔還嶺表據有其地（或說盎宜效趙佗稱王盎曰吾家居此為牧伯者五世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為先人羞敢效佗乎）至是承李靖檄以所部降唐嶺南悉平

十月楚主林士弘卒

初士弘為蕭銑所逼退保餘干（本漢餘汗縣隋改汗曰干今縣屬江西饒州府）及銑敗散卒多歸之軍勢復振至是士弘卒其衆

遂散士弘僭號七年而亡

十一月唐遣太子建成擊劉黑闥

黑闥既奔突厥引突厥寇山東又寇定州唐遣齊王

元吉擊之淮陽王道元唐主從子將兵三萬與黑闥戰敗

沒道元與副將史萬寶不協帥輕騎犯陳萬寶擁兵不進故敗時年十九秦王世民深惜之曰道元嘗從吾征伐見吾深入賊陳心慕效之以至于此為之流涕山東震駭黑闥盡復故

地進據洺州元吉不敢進太子建成請行故遣太子中允

王珪洗馬魏徵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居東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

散亡之餘衆不滿萬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名庶可自安于是太子請行初唐主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唐主謂世民曰事成當以汝為太子將佐亦以為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喜酒色遊畋齊王多過失皆無寵世民功名日盛建成内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曲意事諸妃嬪以求媚于上世民獨不事之由是諸妃嬪爭譽建成元吉而短世民世民每侍宴思太穆皇后早終不得見唐主有天下或流涕唐主不樂諸妃嬪曰陛下春秋高宜相娛樂而秦王如此正是憎妾等陛下萬歲後妾子母必無遺皇太子仁孝必能保全妾等唐主為之愴然由是無易太子意時世民元吉皆居別殿與上臺東宮晝夜通行無復禁限相遇如家人禮太子令秦齊王教與詔敕並行有司莫知所從唯據得之先後為定世民以淮安王神通有功給田數十頃張婕妤求之手敕賜之神通以教給在先不與婕妤訴于唐主唐

主怒以責世民復謂裴寂曰此兒久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子也　王珪字叔玠郿人

癸未　唐武德六年　是歲漢東七并梁師都凡二國

春正月漢東將諸葛德威執其君黑闥降唐唐斬之

先是唐太子建成兵至昌樂　漢縣唐改南樂今屬大名府　黑闥亡走　魏徵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故其衆皆為之盡力今宜悉解其俘囚慰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降黑闥與數百騎遁去　太子遣騎將劉宏基追之至饒陽黑闥所署刺史諸葛德威出迎饋之食未畢勒兵執之送詣太子斬于洺州　黑闥臨刑嘆曰我幸在家鉏菜

為高雅賢輩所誤至此

林邑遣使入貢于唐

初隋破林邑分其地為三郡及中原喪亂林邑復國至是始入貢

幽州總管李藝入朝于唐

藝入朝唐以為左翊衛大將軍後貞觀元年藝反將奔突厥為其下所殺

夏六月苑君璋奔突厥高滿政以馬邑降唐

初突厥既殺劉武周以苑君璋代統其衆居馬邑馬

邑人多不願屬突厥君璋將高滿政因衆心不欲夜襲君璋君璋奔突厥引之入寇滿政破之降唐唐以為朔州總管已而突厥圍馬邑都虞候杜士遠殺滿政以馬邑降突厥會突厥請和親乃以馬邑歸唐

秋八月唐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反

初杜伏威降唐唐以輔公祏為淮南道行臺僕射伏威素與公祏友善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已而伏威浸忌之潛奪其兵權公祏知之陽為學道辟穀以自明及伏威入朝留公祏守丹陽令王雄誕典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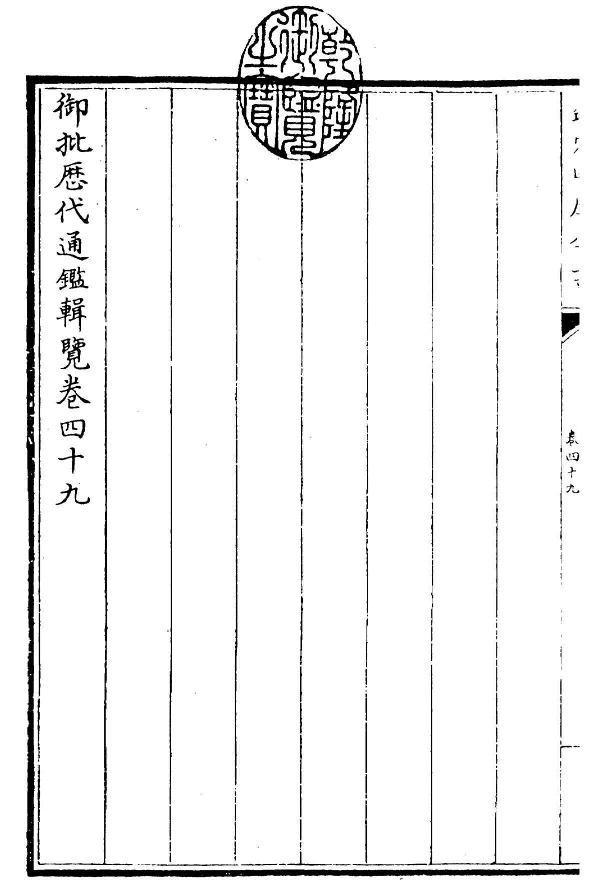
水變為血事本不經且安知非諸將心存畏怯設此詭謀以退討逆之師耶孝恭處以靜鎮一舉而公祏投首深得見怪不怪之道彼在坐失色者能無内愧

為之副公祏詐雄誕奪其兵諭以反計雄誕曰今天下方平定吳王在京師奈何無故自求族滅乎公祏殺之詭稱伏威貽書令其起兵尋稱帝于丹陽國號宋唐主詔趙郡王孝恭李靖等討之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為血在坐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祏授首之徵也飲而盡之衆皆悅服　明年孝恭李靖攻克丹陽斬公祏傳首長安公祏之反也與唐洪州總管張善安連兵善安故兗州賊帥降唐授總管已而復叛唐遣安撫使涇陽李大亮討之善安委罪諸將請降大亮執送長安赦其罪及公祏敗得所與往還書乃殺之　考隋自王薄倡亂四方並起僭竊位號割據

州郡凡一百三十餘人至唐武徳七年始俱翦滅唯梁師都至貞觀二年乃亡今自大業七年以後録其尤著者各具起滅餘或因事附見不備載再綱目于武徳七年以後梁師都亦不附注歳首今依之

唐置屯田于并州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長史竇静字元休抗之子表請于太原置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静切論不已徵静入朝與裴寂等相問難于唐主前寂等不能屈乃從静議歳收穀數千斛秦王復請增置屯田于并州之境從之


乾隆御覽之寶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四十九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吴舒帷

謄録監生臣李邦燮